

獨有會于心手抄以實歸素言將寘之雲林山房以
與厥常嗜古者共之然余之詩出於余心宣於余口
無雋味以悅人無鴻聲以驚俗上不足以企乎古下
不足以貽諸今不過如嵇康之聰鍛阮孚之著屐以
足吾之所好而已太樸之取之也其與余有同乎有
不同乎余壹不能知之也余山中人旦夕受代東歸
以是詩異諸山中則林猿野鶴其將有以亮之矣

跋新建龍澤書院本末

當胡文定公與其子致堂先生留館龍澤山中正紹
興初議棄地講和時也其假辭春秋者王伯內外之
略君臣父子之倫以寓附於復讎之誼今其書列在
學官則是龍澤山中一草一木猶能知公措辭之嚴

而執義之正也而况故老襲傳漢南州高士徐孺子
亦嘗讀書其地先賢軌躅宛其未泯而可忽哉里佳
士熊君明能興其景行之思刻已田以爲祀事賢矣
爰頌內翰又能倡諸樂善之反身任買地建祠之責
豈不允賢乎藐茲晚出豈等勸學敢三誦緇衣之章
以庶幾乎聞風於千載之下而有以窺伊闕淵源之
所自在此而不在彼也

跋谷平李氏家譜

谷平李氏始唐歷宋迨今天曆改元之明年藉譜以
見者十九世蓋西平第七子觀蔡江西辛燕宜春子
孫因留居而谷平之祖上距西平七世并譜見十九
世為二十五世矣西平薨背在德宗貞元九年其歲

於西閱五百五十二年而得今已已夫固遠哉以五
百五十二年之久而更二十五世之蕃其嗣肩支庶
有源有委可考不誣則以譜存焉耳譜為明宗收族
而作者也使道散俗媮之餘知禮之家又不為之立
譜畫系以聯屬之則仁義之根株既磔而孝弟之條
肆愈戕世變日下將不止如塗人而已此家之有譜
所以為防範人心之一物而世固鮮能灼然知之也
今谷平此譜之存由其積累之有自而維持之有人
李氏其知是意則雖更閱二十五世而至於千百何
贅乎予是以具論之

題江磯圖卷後

此江磯圖淮陰龔聖子先生所作余初見先生錢塘

湖東年已七十餘疎髯秀眉顧身逸氣如古圖畫中
仙人劍客時為好事者吟詩作書畫韻度冲遠往
來出尋常筆墨畦町之外時余推齒方出遊諸公間
雖不敢牽率先生為之而心實企慕焉此圖為弁陽
周公謹作公謹故家多蓄法書名畫先生之死蓋後
公謹數年而公謹之子孫今畫彙其所藏余在燕嘗
見其三四暨來豫章見集古錄蔣洪仲家今又從盱
江周道益見此圖然不知此充物何以能無脛翼而
飛行至是耶錢塘故都未及百年風流文物掃地盡
矣獨其書畫之所存猶可想見其彷彿此固重夫攬
古者之一慨云耳

跋朱文公與馬會叔尚書二帖

右徽文公手書二帖淳熙禮部尚書馬公從曾孫瑩
彥珍所藏文公與尚書公同朝有交游之誼前一帖
謂時論一變朝士多不自安所幸已在中誤思又
得弓免似可少安然事不可料正恐亦難自保此正
免南康辭江東轉運副使歸武夷山居時所遺後一
帖謂舉子倉今歲不免自為受輸又謂此間歲支三
四百石而倉息僅及其半若得檢照舊例支除本錢
乘此冬收糴數百石更三兩年當無闕乏之患也此
必除知漳州上任後所遺蓋時尚書公為福建安撫
知福州漳其屬郡公至漳知其事故欲稍為疏理故
有是請耳於以見前輩士大夫出處進退之間不惟
沉幾先識足以表世而愛國愛民之意尤愾如也

子澄則靜春先生劉氏其諱清之前帖言其始病而
後帖遂悼其死又以見高公篤夫文反之誼死生以
之亦豈今人所可企及哉所謂時論之變何世無之
在朝在野顧其自處何如耳故家文獻雖遠猶存因
攬遺墨為之降歎輒書其後而歸之

跋朱張呂三先生手帖

當三先生之學行於東南之時小人或公肆詆欺而
誠合志乎尤不為無人蓋宋三百年陽消陰長之候
摩於熙豐成於建紹而極於泰禧之間上虞李莊簡
公則尤為咸陽所浮嫉者也直徽猷閣潘公德鄰以
點成先生猶子壻莊簡家而與三先生問學切劘文
公嘗誌其墓謂曾覲貧賤時嘗以詩文見及肯絕不

與通使人來致殷勤亦輒不報其自信為何如此卷
三帖曰提刑中大者德廟也德廟以提舉湖北常平
茶鹽改湖南提點刑獄公事故帖中首及湖南諸郡
倉闕與修復石鼓諸事令人公集序謂點成也今見
公集中曰文潛文授者莊簡二子也宣公帖去都督
府書寫機宜文字持母夫人喪時所遣成公帖亦居
曾夫人禫服時作也今觀三帖隱憂世故砥礪學業
諄然君子之言是豈與隨世珍滅者並哉帖今為餘
姚徐氏家物徐氏而能聞風興起則亦豈不得為君
子之徒也歟東陽柳首跋

跋司馬溫公修通鑑草

餘姚徐氏藏司馬文正公即范忠宣手帖修通鑑葉

一紙凡四百五十三字無一筆作草則其忠信誠懇
根於其中者可知已永昌元年其歲壬子晉元帝即
位之五年也自正月王敦將作亂至十二月慕容皝
入零支而還每事第書發端一二字或四五字其下
則以云攝之技今通鑑是年所書凡日時有異同
此或初葉而後更刪定之歟始公辟官置局甫後漢
則劉貢父自三國七朝而隋則劉道原唐訖五代則
范淳父至於削繁舉要必經公手乃定此永昌一年
事公不以屬道原而手自起草何歟然則文正忠宣
之手澤所存猶足企想元祐一時際會之盛豈固以
翰墨爭長為可傳哉

跋韓魏公手帖

此魏國忠獻公手帖末用安陽病叟印識所書名上
筆意方嚴儼然弁冕神隸之容其心術之所形固足
以強本朝而壯國勢矣公八世孫性字明善定為荅
歐陽文忠公書蓋文忠以治平四年自政府出知毫
明年移青又明年有太原之命堅辭不受遂改荅以
太子少師致其任忠獻時亦自陝再易鎮鄉部文忠
薨於熙寧五年忠獻薨於八年於是熙寧之政浸非
治平之舊而宣靖之禍已芽孽於其間然則忠獻之
料其必辭而喜其遂請有以見愛人以德之真而前
輩所為固若是嗚呼是足以觀世變矣

跋鄭省政雪竹賦

昔子昂鄭公子有保愛其先世故物如寶玉大弓罔

敢失隊念先正資政公所作雪竹賦真蹟不可復得
則求名手象雪竹於卷復請里中前輩用行草稿體
雜書是賦其後予三十年前見之公家陵雲山房今
病耗十忘八九悅袖簡之未亡如白水之再見為之
驚法雜喜把腕不能釋手蓋自公下地家之所藏皆
雲散鳥滅而此卷乃獨賴其猶子升得不為他姓
之所饜奪意北山之靈在所護持使先正之高風勁
節因是弗泯猶足以為後人憑藉之地不然一紙墨
之微亦安能傲兀世變而獨存哉此賦省政公未過
時作觀其負荷奮起之辭既有以信夫平生事業之
著至於積羽將沉泥塗可拔則晚節竄斥流離之禍
又已兆見於斯使當時喻合苟容之念一萌於心則

綿繪雲月雕鏤冰玉祇以取唾來世雖孝子慈孫欲
為之投拭以蓋往愆誰其信之此士大夫所以砥身
礪行常不敢後也葉公曰父小章出小草草義獻之
聞潘公希聲行書全依廟徐迹其詞翰風流猶足想
見承平故家文物之懿謂予知有管仲晏子則子豈
齊人而已

跋家中所藏文公帖

予家舊藏文公荅文叔明府一帖語真意切當為門
人高弟之宰於近邑者發也所云辛幼安過此極談
佳政與諸朋友書不謀同辭者雖即其實而贊之固
所以深致策勵之意也學欲其成已而成物使夫學
道愛人之訓講之不素則雖有是心而倒行逆施民

有不被其惠者矣然則所貴乎游於大人君子之門
而望其漸摩成就之益者蓋在此也幼安濟南辛稼
軒於時必為本路監司而考之文公集中及門之士
字文叔者五人帖既不著氏名亦莫之能定矣然以
端叔嫂後來已安樂未也之語而推之則集中五人
獨潘文叔有兄弟曰端叔赫叔此或潘文叔未可知
也帖中亦及斯遠叔謹按集有與徐斯遠周叔謹往
復書問今何從考質其是非姑竊記之嗚呼予生也
後年運而往學絕教垂文獻不足徵矣若是數賢文
公嘗所推重宜傳而不傳今將於何而證之耶昔者
夫子之祀之宋而憂形於言其有以也夫其有以也
天

跋夏敬仲八詠賦序

昔子從鄉先生學為文得八詠賦序而觀之以為理明義莊辭全韻勝必如是而後可以言文欲矯其繩矩襲其步驟膏誅為之而才劣筆弱終莫能近信鉅文傑製之在天地間如福物異瑞要不可多見而屢得之也其後借書故家始見二賦而其序篇則固宣義即致仕夏公敬仲先生之所作公登慶元丙辰進士甲科一為安慶軍節度推官遂致其事其學出於東萊成公孟子曰觀於海者難為水游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非難言而有其實為難耳夫其立言之正發理之真則持之以游於大人君子之門雖等之游夏吾何慊乎哉公之六世孫逢慶從子游錄得此

序并其二告為卷詩為後題宋制甲科第一人注簽書節度判官第二至第五注制度推官掌書記五人自為一等故吾中云謹件夏明誠等五人慶元二年石丞相則京文忠公鐘參知政事則謝忠正公深甫何公澹此渡江後極盛之時于時吾鄉耆碩俊乂彙立朝野各以文辭義理相高以有儒先為之表厲也今去之未二百年耆老淪亡文獻掃地而盡若子之哀悃猶及與聞前修莊論之一二而旋顧後來何其繼敵踵武之甚稀也每一思念為之凜然因逢慶請題而併及之亦庶乎其有聞風而興起焉者至正元年辛巳夏閏五月九日柳貫病間書



柳待制文集卷之十八

柳待制文集卷之十八

謫居者多之有非平素所聞也其與世遠者
雖始於其去之有年而心之未嘗一日忘也
身居僻處及至臨別時猶有
今去之未久而

其間所見之
亦其間所見之
亦其間所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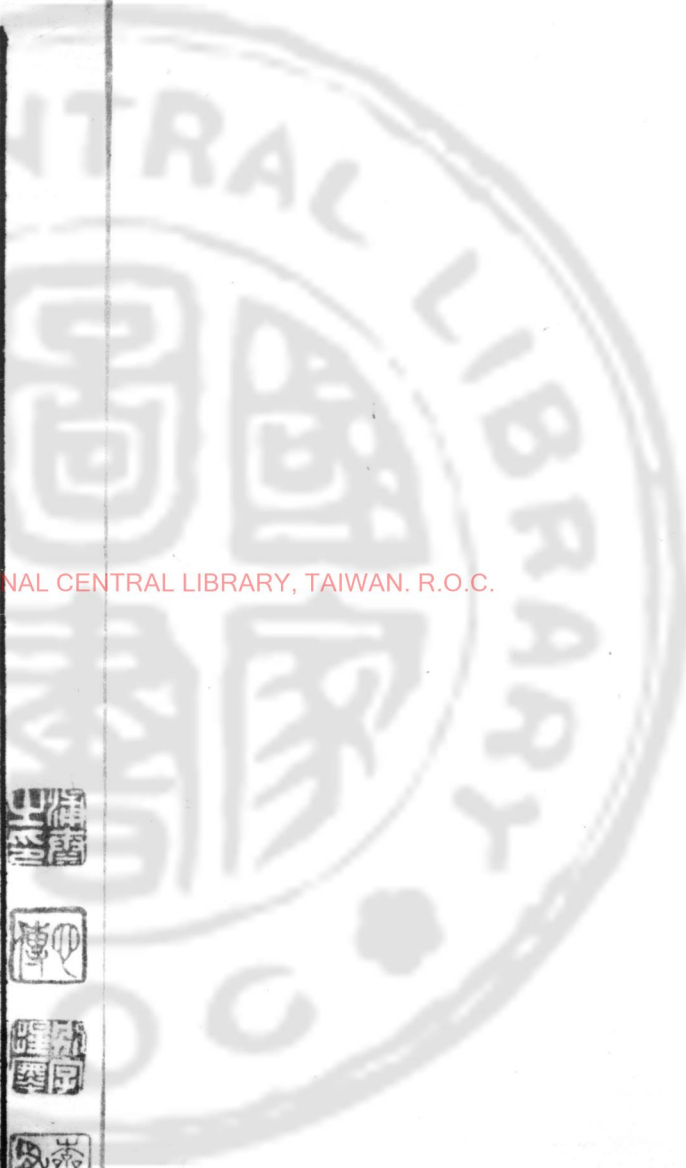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楊
待
制
文
集

第
六
冊

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柳待制文集卷十九
題跋

跋范文正公與楊處士帖

汝南文正公之守越在落職守饒徙潤

時揚

公適隱慈溪大隱山中閭公雅鄙歎門納謂是將進

夫蕪水之規而非欲要其區、解榻之勤也聞隸抑

不為報公聞而遣書厚謝其過鴻冥鳳縹其企想為

何如自古君子之相與固有欲見而不能求之而不

應者則夫一時會面輸心之益未必果能貸天終身

尊德慕義之誠所以先憂後樂而整天下國家之重

者揚公不為無助哉公薨迄今二百九十八年而此

書故在餘姚徐氏適購得之餘姚去慈溪不數舍而



臺灣國史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近文獻足徵將不止是而已

跋范賢良手帖

宋之中葉尚論世家范氏最盛高平成都人門煒煜
角立相望吾鄉蘭溪之范雖稍後出而學術之正掩
於前聞紫陽文公集註論孟載二范氏其一成都太
史公淳夫其一蘭溪賢良公茂明心箴九十六字發
心德之淵奧示鄉學之範圍而的然系漢洛之統緒
不可誣也此賢良公與從子觀國手帖其家猶寶藏
之熟則曲阜之履文貞之笏豈能獨珍哉

跋王給事射中帖

宋之敵國稱契丹女真然渡江前後國勢有難易故
夫邦交之禮未免隨世重輕淳熙中孝宗臨御滋久

誓雪讎恥之志日益拳給事王公實以中書舍人
為賀金國正旦使奉幣庭因燕命射意將以是弱
我公一發破的固有以張中國之威而褫旃裘之魄
矣於時衆正在朝四維未殄公一儒臣單車銜使乃
能折衝禦侮於尊俎間尚得謂之無人乎哉此公還
次嘉禾所答親舊手帖既喜途中不甚極寒而又以
射中為偶然其言誠切有味使當引弓抽矢之際內
志一有不正祇以貽辱命之羞示行己之恥蘭矚雖
存人將唾視之亦何足以為子孫奕世之重哉至順
辛未公之元孫君起滌官吾邑以帖示子故予識其
後以歸

跋蔡忠惠公談讌帖

蔡忠惠公之於書如孫吳兵法奇正相生不可端倪
固當為宋書第一矣此談讌帖用粉紙作草筆意變
入神蓋粉紙不留墨行草尤難也

跋李陽冰篆天清地寧四大字

曹尊師正順傳寶其先世象州使君所藏唐李監篆
天清地寧四大字偉奇勁挺宜非少溫不能作矣按
是四言出老子下經天清地寧者道之用也充其用
則萬物以生而侯王以天下正道固無為而無不為
學其學道其道之四言者其權輿乎昔李監之為是
書已莫知其所因而象州之得是書亦豈能逆計喬
孫之為是學用是道哉然則謂世間有形之物必有
其兆茲可徵矣今尊師將摹本託諸鐫刻故予為識

下方

跋趙承旨書顏魯公麻姑壇記

顏書麻姑碑有大字本小字本小字楷法尤精緊比
閻蕩石燔毀山中雖重刻已無復當時筆意此趙文
敏公自用其體作書虛一真士不以藏之括蒼名山
而因仙都道友鼎澹泉之請慨然援而與之澹泉方
住抗之報恩觀云將求真石刻之山中昔方平之過
蔡經蓋欲東之括蒼則麻源括嶺固羽車龍駕所嘗
往來者也安知按行蓬萊不復見麻姑仙爪爬背時
耶此亦一仙都彼亦一仙都寶書所在虹氣經天又
寧能獨謂神仙狡獪變化而少之耶然則虛一澹泉
其皆法錄尊嚴而足以當纂懿流光之盛者耶

題山谷書士大夫食時五觀

禮始諸飲食而飲食之所由以始又不可以莫之思也黃太史平生薄滋味晚歲再竄蜀蔬食終日至斷葷血其知厚味嗜毒之戒者矣食時五觀用納備存觀之法為君子者察之具一則曰計功一則曰付已三則曰離過然則道業之成應受此食是為正事良藥萬鍾九鼎夫何加於我哉太史書蘭亭之變此卷竒正相生所謂孫吳之兵也畫粉紙不受墨最難作字太史為之乃更道密此吾徒所以望之而再拜也

跋范文正公八帖

三哥節推子簡

歐陽公撰公神道碑言五代之際世家蘇州而富鄭公誌公墓叙公之先始居河內後徙長安公此帖乃云或問祖先元是藍田人藍田在長安西則五代以上譜已久矣其謂天平立碑欲訪祖宗文字及先代官告并三哥自傳間事今集中不載蓋公有此志而未及為即三哥者其尊屬也又謂鄉中多不熟地早使然或曰換得數頃高田則婚嫁可以指望於以見公尊祖敬宗出於真誠而它日買田收族之意實權輿於是然則出當盛際而屹為一代宗臣子孫百世其由來遠矣

評下帖

此行次評下卷欽聖帖中云示及省勝兒子與李教

授謝家兄弟俱過有兒子即忠宣忠宣皇祐元年進士公以慶曆八年由鄧州求守杭明年三月十一日次許得書正南者放進士時也欽聖不著姓今亦莫可考而籤題蔡欽聖抑何所據哉

翰長帖

此答翰長學士帖不知為誰作也言近以北事謁見今聞彥國之好不復言之亦甚減憂其先憂後樂之意何如哉蓋慶曆中鄭公再使契丹和好始定中國於是息兵垂五十年彥國鄭公字也所云邊上之人且勉從事或稍寧息即有丘園之請則公為西帥時耳至恐門戶一變有勃出勃入之禍不惟公家子孫所當服膺而凡士大夫皆當寫置座右以比盤盂几

杖之戒者也

朱氏三帖

右文正二帖忠宣一帖皆與長山朱氏文正前帖末題明道二年表姪延之領後帖題慶曆五年延之領公景祐四年十二月自蘇徙知潤州明年寶元二年正月十三日赴潤前帖首云今日十七日在丹陽札上月日似矣而年與請頗不合慶曆五年公自有諫議大夫叅知政事除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後帖云大郎來此既不修學又無事與它勾當兼異姓恩澤卒難得便次陳乞語出真誠不為矯飾知為公言無疑蓋公幼孤隨母適淄州朱氏登祥符八年進士第時猶以朱為姓後乃復范氏及貴乞用南郊恩贈朱氏

父太常博士而以蔭官其子弟三人此所謂七哥豈
不同母弟耶前帖稱秀才後帖遂稱官人則補官後
書也朱氏於公有長育恩宜於死喪患難極意料理
動靜休戚必置懷抱至於居官臨滿直須小心慮潔
稍有點汙則晚節饑寒可憂更防兒姪不識好惡之
戒此其忠厚惻怛之意溢於言間雖子孫世守之可
也忠宣帖紙題云尚書右僕射范某外封且識以高
平郡公印必晚歲在相府所遺公之父子以忠義傳
心一筆一畫皆謹厚有法度視夫躁急如飄風驟雨
者為何如哉

尹師魯二帖

景祐二年公上論遷都事與呂文靖異議點知饒州

秘書丞集賢校理余靖言加罪言者非太平之改坐
落職監均州酒稅而太子中允館閣校勘尹洙又言
范某義無師友乞從降黜亦坐貶崇信軍節度掌書
記監鄧州酒稅此二帖皆尹公在鄧時公所遺問若
日日給外月有橫骨家如之至於收檢酒餉候
送鄧醞合花蛇散和方送上此見朋友有救卹通財
之義而惟君子樂道為能盡之也其後公鎮鄧尹公
再貶監均州酒稅與疾來鄧以存沒託公則公之於
尹可謂生死不易其諒者矣然揚洪二公跋語第二
帖是自均來南陽時且以不須與衆云為戒今帖
中無此語然以動止休勝及報他貧且安也等語證
之則非在均時矣恐此跋非此帖也前帖銜經有王

厚之順伯陰文十六字印知為順伯所藏順伯臨川
王和父之孫好古博雅為中興第一徵文公與之友
善集中載其書問可考也田元均諱况蓋謚宣簡云

韓魏公與徐州孫龍圖書跋

汝南文正公皇祐三年以戶部侍郎出知青州充滯
灘等州安撫使明年壬辰公年六十四徙知穎州夏
五月二十日行次徐州而薨時孫威敏公守徐嘗為
公治喪具赴告北魏公魏公方再判鄉部遣文致奠
併移書威敏請令幹吏同辦惜一老之不慙歎保障
之無人情至辭哀有篤樂時二人之意先是公守鄆
延大臣謂公不當與趙元昊通書請斬公威敏知諫
院上書為辨乃得降知耀州則威敏之於公可謂有

始有卒之知而亦豈私厚公哉此帖今藏范氏固當
附之祭文與之並傳可也

跋蔡忠惠公帖

清溪為泉州屬縣此帖又忠惠守泉時所作蓋思惠
以皇祐間請即便養遂得來泉一尉會墨於政未為
大害而忠惠猶按發其私曾不少恕於以見旌別淑
慝古之君子未嘗不以之自任提刑司封莫考其人
所謂承制不別狀者按宋制景德中置諸路提點刑
獄公事以朝臣充副以武臣閣門祗候以上充天聖
間罷明道二年復置內殿承制武階官在崇班之上
此或其副未可知也觀先以此相示漫志所聞若夫
尚論忠惠書法亦何俟予言哉

跋范文正公黃素小楷伯夷頌

文正公以寶元二年赴澗道謁狄梁公廟為之作記立碑又十三年皇祐三年鎮青社用黃素小楷書伯夷頌壽蘇才翁蓋去公薨半歲耳於是公屢以言事忤旨出殿外服知其道之莫可行也所以仰瞻古人而於伯夷之清風梁公之大節竊深慕焉觀公之迹可以諒公之心矣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茲非其徵乎

跋睢陽五老圖

睢陽五老圖今藏姑蘇朱氏朱氏故兵部郎中諱曾之裔蓋郎中在五老中其次四作圖時年八十有八矣其孫後以全兵迫逢江僑居姑蘇聞畢氏世傳

是圖遂以地入畢氏而易得之圖為朱氏物數世尚寶藏無恙而其曾孫德潤復以藝文遊縉紳大夫間世澤之滋於是乎在自兩河失守棄家南徙是不一姓問其系緒且吃其能通况望其曾有先世道像而尚論其世如吾朱氏者哉

跋蔡久軒書謝丞相遺事

宋有天下晏安三百年因學術扶持之力而小人乘間抵隙亦或藉為惡直醜正之具元祐姦黨受元偽學所以誣讎正士銷沮元氣者如出一軌然捨人元大不過其披猖橫潰之鋒而徐為覆護圖回之計未嘗不深致意焉嗚呼亦天相之矣徐嘉一宦安人而欲詆誣文公售其姦欺使惠正在當時不有以顯斥

其非而陰折其萌則貽禍斯文將豈在秦李下耶此
惠正遺事出久軒蔡氏久軒親西山先生孫所言直
有考是可以正史氏之失矣予故得而具論之

跋胡古愚鑿坡小錄

麟臺備太史記言之職而北門掌書命唐宋之制然
也今併屬之翰林專且重矣記言一職耳而孫觀撰
麟臺故事上中下三卷載纂述論撰之制已不勝其
詳今古愚所次小錄殆孫志也然特脩古愚之所經
見而前後沿革猶有待而後具循序而升近在旦夕
予願因古愚續錄而有請焉

跋張魏公書心經

紹興二十六年魏公既葬其母夫人還次江陵上書

論和議之害臺臣馮鵬舉承咸陽風旨劾其覲望再
用有詔前特進張浚依舊永州居任又明年戊寅紹
興二十八年也徑山妙喜老人與公為世外交乃遣
其徒了賢自浙入湘問公安否公為手書此經以贈
觀其用筆沉着結體靜深無一筆出離規矩繩尺之
外然公初未嘗以書名世持其勁偉之氣充積于中
故形之筆畫自然無毫髮之遺恨也賢嘗住豫章上
藍微文公集有為賢題魏公帖跋語豈即此經耶

跋鄭左丞所藏中朝諸老手帖

延祐中

上方紹隆文治耆俊在服天下庶幾日望隆平陽
鄭公實朝夕左右彌綸潤飾以成其豐洽之功者也

于後公分藩持節久次外服元老大臣懷想不置移
書問勞因其簡擯之存固可以想見衆賢和朝之盛
矣其疇昔承乏班行嘗得瞻望諸公履舄之末光今
幸從公竊觀翰墨於典刑淪謝之後自元舊臣獨據
齋王公迂軒趙公與公如大鼎之三趾為四方之具
瞻大雅日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請歌以壽公又曰
維今之人不尚有舊請并歌以為世鑒焉

題袁仲長所藏松雪翁書洛神賦

洛神賦大令嘗屢書之世傳十三行者以其所見入
石非可遂以為據也柳誠懸謂人間今有數本則固
不止是豈他本誠懸亦未之見耶此松雪老人所書
全篇雖自用其體然應規合矩可謂善學大令者歟

今人觸目履本一見便疑其非然不知其中固有不
可以偽為者矣微仲長書未足以語此

跋晉卿所得年方仇三公詩卷

某年長於晉卿而出遊諸公者老聞乃在其後於時
陵陽年公居雲新安方公居抗如成都西石笋之相
望人固知為神物而不可狎近之也然二公之於晉
卿皆能破去崖岸折筆行而交之則二公之鑒賞豈
私一晉卿者哉方韶父劉元益吾鄉前輩而某之執
友也韶父國子進士元益太學內舍生嘗與仇仁近
在京庠同業最久且故兵後皆以詩鳴其貽書介晉
卿以謁者固將引而進之於道非有所覲為利達計
也今五公相繼下地而晉卿與予亦既老矣然自其

時而觀之則世好之酸臧已甚。乎不能以相入持
未知後是又如何耳。晉卿裝治三公贈詩成卷因識
之其末如此

題高尚書畫雲林烟嶂

房山老人初用二米法寫林巒烟雨晚更出入董北
苑故為一代奇作然不輕於著筆過酒酣興發或好
友在前雜取綠楮研墨揮毫乘快為之神施鬼設不
可端倪今俗工極意臨摹豈能得其彷彿哉昔米元
章嗜石見輒再拜予所甚受其能無修容乎

跋張直夫先生所得家樞密四詩

樞密家公之奉使祈請此何如時蓋辭命方申而運
祚已去夷然夷里之拘庸甚秦庭之哭公之是心知

有名義而不知有死生春秋之用深切著明固一世
之偉人哉於時吾鄉張直夫先生亦以太學諸生從
狩京都公一見待以國士雖其言議曲折槩莫能傳
而贈言在紙尚懇：如也先生之嗣子樞寶藏益謹
復為辭請京兆杜原父用隸古書之繫于其後曾從
樞借觀作而言曰夷齊之事於商為烈而太公謂其
義人扶而去之然則公之所以自請自獻而
世祖皇帝之所以函容覆護之者是皆綱常大計之
攸繫漢唐末際胡可擬哉公詩四章其一雪山辭也
著歸潔之意與朋友共之其屬望先生則誠在矣宜
樞有以表見之也

跋葉南康撰書俞果齋先生墓誌

果齋先生學足以致用而湮鬱弗偶一時牧伯之賢
欽其行義至則款門願交如陳蕃之於徐孺子李及
之於林君復亦足以表世而厲俗矣葉史君其高第
弟子也嘗為製文銘墓且即書之揭德振華不其至
哉然子於史君則重有嗟焉使其晚節有以自靖則
手澤之存雖與魯公同諒可也嗚呼悽矣

跋仙都府君王公手書碩畫

昔仙都府君讀資治通鑑取其有關於天下戰守大
計者凡九則下書之題曰碩畫藏於其家時則南北
分裂畫江自固時也其後魯齋先生發篋得之裝池
成卷識夫為學之大用固在於此一道相承將以推
之事功豈曰呻吟佔畢之末而已也自淳祐庚戌裝

池迄今元統乙亥閱歲八十有六而曾始從其家借
觀撫事變之滋異攬遺墨而興嗟則夫新亭舉目之
感又將若之何而自已耶

跋歐陽公二帖

此歐陽文忠公二帖用澄心堂紙作書舊藏起居舍
人范公家今其六世從孫俊出以示曾因與京兆杜
原父同觀貫前後見公集古錄跋尾真迹百十筆意
轉摺與此昭合無二况村山劉公南澗韓公平園周
公丹稜李公石湖范公考覈歲月審訂文游一詳
其正公在西府時所作村山定為荅蔡忠憲帖中
頗有殘缺頓平園題語尚足證也後帖所謂吾儕言
難取信蓋各自有病痛固所以深砭忠憲而亦前帖

用快太過之意不寧二公將百世之下誦繹其言者
寬鄙敦薄庸有已子范氏之澤積久不泯又可用是
而槩見之矣

跋中書舍人清公與方新州帖

里中方祖茂字仲實家藏宋中書舍人點成先生清
公道其祖新州太守手帖一紙由新州初筮為徽州
初門主簿將之官時所得其言當官唯庶勤不苟為
上不患人不已知又謂老夫起白屋歷仕二十六年
無一畝可耕一椽可居然俯仰無愧作正自可樂蓋
舍人公與蘭溪范少保為婣家而新州范之自出又
壻其家愛之深故戒之切也子忝桑梓晚出多及與
清范方三氏子孫游今去之二百年而子孫之出於

三氏者往尚皆以詩書傳業祖茂又能寶秘此帖
視如曲阜之履文肖之笏則其世澤之滋有引勿替
徵之於此吁可信哉祖茂距新州五世其從父兄梓
實為請題故書以歸之

跋舊本瘞鶴銘

銘在潤州焦山下刻於崖石久而崩摧覆壓故不復
得其全文歐陽文忠公以舊記稱王羲之書為非又
疑爾况號華陽真逸而此書類顏太師沈存中直以
為况至董道書跋則謂陶弘景嘗居華陽故自號華
陽隱居弘景著書不稱建元直以甲子紀歲今日壬
辰日甲午則壬辰梁天監十一年甲午十三年也弘
景以天監七年游海嶽任會稽來永嘉至十年還茅

山十二年弟子周子良化去弘景為作傳即十一年
在華陽可知也又謂往時邵興宗考次其文闕四十
二字而六字不完又有六字不知其次今按此闕三
十四字而八字不完又當考求他本或質之崖石庶
得其真耳

書藝本易程氏傳後

易程氏傳版本惟藝學舊刻經東萊成公校定最為
完善皇慶癸丑之燬版不存矣而故家所藏亦多散
落予舊有是本携至京師因與臨川吳先生四明表
先生談次及之異日吳先生請用他書質易予曰何
用易遂舉以歸吳氏南還求之數年不可得且托張
君子長從朋友借本校正亦不可得至元丙子秋立

城與子長會重言及之子長忽曰前是數日有人持
是書詣予求售視其卷有服膺齋官書印意其為州
學古物以先人嘗為教官懼或人之議吾度也故辭
今當為子謀之明日子長以書來予其且統鈔十楮
歸而即用故帙裝潢示存古之意焉今讀易者必曰
自程氏計其持行於江浙閩楚無慮數十本大抵取
便紙墨易於轉售魯魚亥豕隨閱隨得承訛踵謬襲
為故常成公所校本之公素所稱善學者何自知之
而予獨拳求索今茲偶得以為厚幸其與俗好異
焉例如此識於卷末示吾子孫其勿輕棄

蘇長公書登州海市詩後題

右蘇長公書自作登州海市七言古體詩一章凡十

三韻集有小序而此不著登州岸東大海每春夏之交於波濤晦靄間見城郭邑屋樓臺觀闕黍差隱見而人物車輿騎從裨販之類往來雜遝不啻通都大邑之突出乎前里俗夸言海市以為異餘時莫之觀也長公以元豐八年八月自陽羨起知登州十月十五日登二十日召為禮部員外郎念奇觀之非時而茲游之莫再乃瀝誠致禱於海神廣德王之廟明日見所謂海市如春夏焉因作詩紀異視昌黎公之謂于衡嶽不亦異體而同符哉儒者語常不語怪海市之云涉於奇詭佛言幻境豈近是耶然則盈天地間一氣耳其屈伸消息固有忽然而成形亦有育然而莫知其終始者矣海為歸墟魚龍物怪何所不有

則夫翁是百物之精而使光景變化隨感隨應為城邑樓觀為人物車騎尚皆神之所為而造化之迹也黃太史云東坡乞得海市不時見神物亦受魁礪之士乎此足以明長公之心矣夫妄疑哉

題朱文公手書二詩後

此二詩興寄高遠不類常作文公謂為李後主手寫詩而不明其何人所製雖書贈叔昌要必有所為矣文公以淳熙八年八月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命既下乞奏事之任十一月己亥見上延和殿遂以十二月戊申視事叔昌諱景愈姓潘氏文公姻家吾藝人當文公超朝道經蘭溪叔昌追送於釣臺一時崇論宏議必有及於道學不明人心不正而難言之者故

書此以識其感然以跋語所舉弘景之詩之意而深
求之則亦可以槩見抑後主既書是詩偉矣而復以
無生混茫者止其國其為高鑒何如哉况今又後之
數百年豈道學卒不可明而人心卒不可正也歟子
於是而重有慨焉

跋潘默成鄭北山二先生帖

中書舍人潘公宣政始用而以言議一忤於宣政紹
興再召而以直道終忤於紹興風節峻然繫乎天下
之望矣晚歲退休里居數年受誣秦氏卒斥死南荒
尚為忘年交鄭公帥蜀數年受誣秦氏卒斥死南荒
而潘公已不復見然則二公之所以自靖自獻於剛
毅直諫而不回者豈不足以博吾鄉邑之重哉此卷

二帖前一帖是潘公居里時答友所作後一帖則鄭
公在益昌時潘公嘗貽書問候此其復簡所謂記念
拊存欽佩不忘者其相輔以仁相勉以義必非世俗
浮夸溢譽之常言前輩交情真切懇至尚可以為攬
古者之一鑑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而况翰墨猶
存典刑未浪予其無歆艷乎

題重摹唐本訪葛忠武侯像下方

右漢丞相諸葛忠武侯畫像重摹王齊賢家朱文公
所識本齊賢姓王氏諱師愈丞相魯文定公從父文
公作寧菴記所云侍讀王公是也諸子即謂伯海兄
弟伯海諱瀚卒官主簿仙都觀是生魯齋先生其家
寶藏忠武侯此像錦標玉軸極其潢飾之美矣魯齋

先生自少獨慕忠武侯之大節至摹此像刻石齋中
比年子孫不振以像歸富民而石亦斂剝子嘗即家
訪得之搨致數本旌德令劉君粹衷與予同有嗜古
之癖因以其一寄之粹衷愛其名筆而惜其漫漶不
真復求善工移真鍊素寄書請題按文公撰侍講碑
文叙其學出於鄉先生清公而受易論語說於龜山
楊公令長沙日汶上劉子駒廣漢張敬夫皆居郡中
因得遊從講貫則從子駒借像臨摹而請敬夫題贊
蓋是時也文公於慶元己卯題辭謂子駒劉丈而兄
呼齊賢兩家夙有事契故親之耳是年初改慶元距
三君子之亡已久又四年而山顏梁壞公亦已矣忠
武侯有佐王之才而時則不偶有經世之略而用則

不究乃其所立之正所志之大則自伊傳而下一人
而已像傳于唐要有所據即而觀之所謂有儒者氣
象而庶幾禮樂者尚可察見於茲藏於子駒臨於齊
賢而宣公贊之文公識之其以是哉然則粹衷其亦
知所慕乎謂世變日下而無有闡風興起焉者則吾
不信已

題唐臨吳興二帖

臨書昉於右軍而滋盛於歐褚惟其過之是以似之
耳於時諸葛政馮承素趙模韓政文專事蘭亭其後
臨學之家稍相沿而起今蘭亭及鍾王都謝諸帖
臨本猶有存者然鈎摹響搨又各殊品鈎摹以填白
易失精神響搨非至精至熟則不能近之此吳興二

帖方圓轉折應規入矩出於能筆無疑鮮于公謂得之駙馬都尉楊氏揚氏慕李和文王晉卿之為人好蓄法書名帖嘗臨其家所藏真迹銜幅識以副駙書府印刻之第中之清燕堂此蓋其未臨時本也鮮于公官婺時與成齋王先生為文字交故報以贈之而自著其所出于後神物亦得其所歸哉使留之用學齋中則六丁亦取之上天矣予從雪卿借觀因為二帖志喜如此

題劉原父書莊子秋水篇

昔予讀歐陽公集古錄其所記古器物形製量數篆刻字畫必經劉原父持讀反覆論辨而後定原父之學不可及矣而其翰墨世少見之今觀鄉相亭公

家所藏原父手書莊子秋水篇大約字盈千餘筆墨鮮潤楷法豐美出入蔡薛間信一時書苑之珍哉原父初以蜀烏絲闌作書魯公所得特臨本耳亦且餘二百年優孟之似孫叔敖以其形似有不可揜焉者耳亦孰知相馬之法固當求之驪黃牝牡之外哉

題坡翁書寄鄧道士詩

此蘇長公寄鄧道士詩作於惠州而書於容州蓋遷海南時也猶子遲者文定公長子湧泉先生紹興中守婺愛其山水清淑因留居之婺有蘇氏實始於是是詩空海念公得於吾婺其為湧泉家物無疑但不知空飛無迹與少林壁觀法有同有異否空海其有以復我哉

題宗忠簡與妹婿朱主簿昉帖

忠簡請回鑿諸表奏與諸葛忠武侯出散關二疏皆
執理不回發義激烈以其出於血誠故也公之從曾
孫誠出公與妹婿朱主簿昉手帖示予所謂將兵
冒暑隨分粗遣又謂投老任事所責甚重更藉參祖
積善之庇存四五年庶有絲毫可需骨肉語熱仁義
之言而孝弟忠信之實不可掩矣蓋此帖是由京口
赴滄陽時所遣使天心未厭嘉孽不萌豈但骨肉藉
真絲毫之霑將神州全璧社稷靈長膏嘉賴之嗚呼
滅孫有後予之所望於誠者肆其在是

跋趙文敏行書下文

吳興公少時喜臨智永下文故能與之俱化自登顯

任負書名頗厭人求索有出練指袖間輒盛氣變色
深閉固拒之乃已然名世大夫相知之厚與挾貴而
來者間亦欣然行筆好事之友又或鼓舞旁噪至其
得意自謂追跡古人亦近世書家之一奇哉此卷用
蜀中粉箋作書而正草雜出不區、泥古而無一毫
窘束之態令人欲以摹印脫整之工而望闔其藩難
矣

題子長作謝太傅王右軍畫替後

世言晉室崇老莊尚玄虛公卿大夫以清談相高率
至於戲國短祿而王謝二氏尤為人門之望尤不為
公論所貸者也嗟乎以是而論一代風俗似矣而人
物：論固未之盡律以吾孔氏家法則夫優劣可否

庸可置而弗論哉以謝太傅之沉識雅量拒溫冲玄
在其併苞翕受之中一談笑頃操縱闔闢之而彼固
莫之知其籌策為何如乃若王逸少之忠規清裁料
殷浩不足以協和中外重計安危先事進誠而深以
據形勢消亂萌為制勝之一機違其誓墓不仕此固
高世之節謂軋於王述恥居其下則淺之為知逸少
矣比安於導文雅誠若過之而謂逸少惟以書名不
幾於藝掩其善者乎必若吾文公先生之言古固有
心中原然亦為清虛所絀展拓不去千載之論至是
定矣予困吝中子長佳反時以文字相激發近復
以所著太傅古將軍畫象二贊寄予使寓目焉子長
之厚意其將有益於子顧曷足以當之哉昔子房

襲人物而以為晉之清虛其究殆起於季漢矜尚名
節之徒知以名檢自勝而不知其流遂至於是而莫
之止也嗚呼安得中行之士而與之論中庸之道哉
因併誌之子長倘然之乎

跋趙文敏帖

往予在京師從文敏最親且久竊嘗有講於書法曲
折蓋書雖末藝而必以學為宗蓋識為機括而區
求精於筆墨之間者望造其間域難矣蓋文敏之書
根於英姿敏識而成於清機絕鑑非可以一蹴至也
猶記寒夕宿齋中文敏談餘試濡墨覆臨顏柳徐李
諸帖既成命取直迹一覆按不惟轉摺向背無不
絕似而精采發越有或過之予問其何以能然文敏

日亦熟之而已然則習之：久心手俱忘習巧之在
古人猶具在戎橫縱闔關無不如意尚何問哉戴生
良頗好書而未知其方故以文敏一帖道之而薦其
所見聞者若是生其即是有發則予莫之知也

題倪生蘭亭二十本

貞觀間蘭亭始出趙模諸葛政馮承素韓政實專臨
搨之事而褚河南虞永興諸公又別臨之乃若蔡居
謨薛紹彭黃魯直米元章之在宋尤以此為博雅中
一奇事定武本最先入石而於其間又有肥本瘦本
五字損本不損本之異自重鶴別刻相望而起歐六
一集古錄跋尾凡九首而尤有取於蜀寶月本畢少
童家聚古法書蘭亭本多至三百曾魏公亦數十本

如玉枕則以燈影縮而小之者耳世之考論蘭亭以
生注蟹眼懸針金龜八字細疊汗痕決其真贗是未
必熟臨書如傳神寫照也求之形似抑已末矣昔
子嘗從縉紳先生備論茲事因倪生仲權以此卷相
示姑即其所聞試一誌之

跋文長老所藏曹泰字戴帥初詩

藥師奉化名寺有大沙門經公畢萬通天台教觀有
文而不自耀今萬壽華國文師其上首也經公少從
其鄉曹泰字先生學而及交戴帥初先生二先生常
往來就之游息以經公之雅裁好賢無欺故也泰字
不娶無子死所為詩文多散軼帥初最得壽其藁卷
稍有傳者此卷華國所以泰字一詩尚其遺墨帥初

二十五詩則經公得之所見而手錄之者耳其末擊
經公律絕五首雖楷墨不完手澤所在尤可以識象
環之感矣子不及識曹先生而曩時聞諸戴先生固
已知其為修潔博洽之士觀戴先生所作哀詞又知
其論著諸經悉有成說疲精耗思於斷編殘簡之中
而不能貽之永久此太史公所以必欲真之金匱石
室藏於名山以待後世豈過計哉於是戴先生下地
且二十年前修浸遠後武亦稀雖近在州里語其姓
名或吃不能答者有矣華國藝林宿德乃能慨想
遺風圖融義際使茲文句幸免湮墜以免發揚先美
存十一於千百抑賢矣乎

題趙龍潭草書坡公赤壁二賦

自頃浮沉班級頗嘗講聞中原文獻之緒而龍潭翰
墨獨未之見今此卷赤壁二賦草法森然自旭素開
柘而上泝芝靖寄方圓平直於振迅凌厲之中泰和
盛際其流風遺韻尚彷彿目間也然疑後賦末幅十
三行筆勢散緩如驅六州塞下之兒真之王謝子弟
之行周旋步武自覺蹙然夫持要之碧落碑詎容有
膺本哉

跋揚文元與劉子固書

右揚文元公與劉子固縣尉手帖一紙今藏劉氏家
紙墨尚如新蓋公坐以學黨久斥起為秘書郎稍遷
將作少監富官京師子固其里中子初筮為尉致書
通問於公而公小楷細書以答之無一筆少縱且以

臯陶之兢兢曾子之戰戰者深寓期勉之意則知公
心學之正造次之間純明儼恪如臨居師雖尋常小
大率搢必致其敬謹又以見平居接引後進壹是中
和之所著見者如此想其一時感發興起為何如哉
然則子固亦必有以當公飭厲之厚而無愧者矣三
復降歎而以其帖還之劉氏

柳待制文集卷之十九

柳待制文集卷之二十

行狀

故宋迪功郎史館編校仁山先生金公行狀

本貫婺州路蘭溪州純孝鄉循義里

曾祖天錫

妣唐氏

祖世臣

妣童氏

父夢先

妣童氏

先生諱履祥字吉父金氏金本劉也避錢武肅王嫌
名故以金易劉後遂因之以為彭城之宗諱言世本

臯陶之兢兢曾子之戰戰者深寓期勉之意則知公
心學之正造次之間純明儼恪如臨居師雖尋常小
大率搢必致其敬謹又以見平居接引後進壹是中
和之所著見者如此想其一時感發興起為何如哉
然則子固亦必有以當公飭厲之厚而無愧者矣三
復降歎而以其帖還之劉氏

柳待制文集卷之十九

柳待制文集卷之二十

行狀

故宋迪功郎史館編校仁山先生金公行狀

本貫婺州路蘭溪州純孝鄉循義里

曾祖天錫

妣唐氏

祖世臣

妣童氏

父夢先

妣童氏

先生諱履祥字吉父金氏金本劉也避錢武肅王嫌
名故以金易劉後遂因之以為彭城之宗諱言世本

項氏其先項伯入漢以恩賜姓為劉氏講要為有所
證矣初繇三衢桐山峽口徙家婺之蘭溪三峰桐湖
者諱陳下逮先生十世又四世曰十二府君諱則允
而家始浸大生子曰五迪功諱明偉紹興初以孝行
賜爵又徙蘭溪桐山仁山下而其庠從子姓有曰九
府君諱景文力學而不求聞與其妻包竭誠以事其
祖若父嘗患疽齋禱于天乞以身代父疾亦尋愈
喪母廬于墓左夜見天光下燭五采爛然人以為孝
感郡上其事改其鄉純孝以表異之後又祠府君于
學題其主八行金公晉政和間嘗以八行選士尋廢
不舉府君渡江後人考其行而有合焉故追繫之以
是名耳迪功子二十一府君諱澄生三子生業益裕

能以禮法自範其家仲則三十府君諱天錫於先生
為曾祖娶唐氏盛年而寡守節終身教其子至於有
立長子十八府君諱世臣於先生為祖蚤孤而能宅
心經術出游庠序聲稱藉、鄉里推其賢是生桐陽
散翁諱夢先、生父也學博聞多識尚蘄然祖母唐
夫人尤深訓程之雖屢從舉子試場屋不利而家學
克茂翁嘗啟大之矣夫人童氏生四子先生居其三
將震散翁以事留蘭邑夜夢家塾壁間畫虎甚文已
而真虎復升屋大吼覺而自語維熊維羆男子之祥
吾殆得男也耶歸而先生已生遂以祥名稍長應庠
序課試更名開祥後從師友謂開祥非學者名歸而
稟於其親定名履祥先生幼而敏睿父兄稍授之書

即能記誦習若成人宗黨咸愛異之從伯父三七府
君諱琳因欲命後其長子章散翁府君許之八年遂
往為之嗣年十六從學城闈補郡博士弟子自童試
屢占前列二年試中待補太學生有能文聲而先生
反自悔其所為之非且悼其所志之未定益折而讀
書屏舉子業不事取尚書熟習而詳解之然解至後
卷即覺前義之淺時王君相字元章幼為童子科學
問詞章望于庠校先生取友得之而元章亦深相器
許年十九知向瀛洛之學聞北山何文定公舉得紫
陽朱氏宗肯欲往從之高莫為之介年二十三迎即
元章而謀之將求書往謁敬嚴王公促敬嚴名監司
能收接後進時方里居蓋欲階之以踐北山之庭元

章曰見敬嚴姪不若見魯齋兄先生亦曰曩嘗獲觀
王先生文粹序而竊慕之不知其為令兄也元章即
為書曰金吉父與相生同年而月長蘭溪學者莫或
先焉今欲請教於左右吾兄求賢弟子久矣亦必有
以處吉父也於是獲見魯齋王文憲公拍而受其業
焉初見請問為學之方文憲曰立志昔先儒胡文定
有云居敬以持其志立志以定其本志立乎事物之
表敬行乎事物之內又問讀書之目曰自四書始已
又因魯齋以進于北山之門既定東嚮之禮復起言
所以仰慕之意且歷叙少小漂流顛冥之故願先生
有以教之也文定曰會之屢言賢者之賢便自今日
截斷為人併以為學之要示之會之文憲字也自是

從游二氏間講貫益密造詣益精而知學非身外物
矣時章已生子敬翁府君方嚴歸宗之命間以問之
文憲文憲曰昭穆既不順而彼復有子上承父命歸
正宗緒夫亦奚疑昔子貢問伯夷叔齊何人也孔子
既曰古之賢人也而子貢又有怨乎之問夫伯夷叔
齊夫子以為賢矣已無可疑而子貢再問蓋自其心
而言之也今言父處乎理義之正何為不安其議遂
定歲在辛酉先生年三十敬翁府君疾革命即歸宗
已而奄至大故先生還乘斬衰之重以畢葬祭之禮
凡章家幹盡之事尤極意彌縫不使少有闕失亡幾
章與其配徐先後卒先生皆為之服齊衰期以報變
而適正斯之謂禮豈有過哉先生夙有經世大志而

尤肆力于學凡天文地理禮樂刑法田乘兵謀陰陽
律曆靡不研究其微以克極於用嘗出游抗都諸公
貴人爭相引重及進牽制掎虛之策輒弗售謝歸迨
其陷危廼思其言之有味而以廸功郎史館編校起
之則已不及於用矣旁郡嚴陵嚴先生雋隱處故有
釣臺書院宇棟雖具誦終久絕郡守雅聞先生之賢
而竊敬之致書奉幣厚禮來聘將修文憲上蔡故事
其書曰此邦之士知尚儒術久矣而義理之作興不
能貸夫利欲之汨沒釣臺之有書院正所以崇名節
而張雅道况其地親深幽夏士習于此果能專一其
志向而以讀書修業為事其於觀感興起之誠有不
能已先生倘能嘉念後進愴然而來扶世善俗功豈

少哉先生感其言為之一起至則因嚴先生懷仁輔
義之說擴發仁義之奧而極言之間者始知義理之
學真足以動天人也於時宋將改物兵燹乘之所在
繹騷先生之居尤與盜近因挈其妻孥避之金華山
中驚悸稍息則上下嚴壑追逐雲月探幽討勝寄情
嘯詠而是心之泰然者初不以亂離之瘴嬰拂之也
久之始歸就寧字州黨之間頗知宗向羸稂景附躡
僑雲從戶屢常滿而以禮為羅闢塾延致惟恐或後
於夫疇昔氣誼之崇者間亦惠然應之講道論德諄
切為人即有餘暇不廢琴瑟謂古書有註必有疏文
公之於論孟製集註多因門人之問而更定之其問
所不及者亦或未之備也而事物名教又以其非要

而略之今皆為之修補附益成一家言題其編曰論
孟攷證迺若大學文公既為定次章句而或問之作
所以反覆章明其義趣者尤悉然後之學者尚有疑
焉則復隨其章第衍為疏義以暢其支申為指義以
統其會大學之教於是乎無毫髮之滯矣先生早歲
所注尚書章釋句解既成書矣一日起然自怡撮脫
衆說獨抱遺經復讀玩味則其節目明整脈絡通貫
中間枝葉與夫訛謬一易見因推本父師之意正
句畫段提其章指與其義理之微事為之概方證字
文之誤表諸四圍之外曰尚書表註而自序其述作
之意曰書者二帝三王聖賢君臣之心所以運量警
省經綸通變敷政施命之文也君子於此者迹以觀

其用察言以求其心以誠諸身以持諸其事大之用
天下國家小之為天下國家用顧不幸不得見帝王
之全書幸而僅存者又不幸有差誤異同附會破碎
之失考論不精則失其事迹之實字辭不辨則失其
所以言之意書未易讀也燼于秦灰于楚鉗於斯何
偶語挾書之律久之而伏生之耄言僅傳孔氏之壁
藏復露伏生者漢謂今文孔壁者漢謂古文顧伏生
齊語易訛而安國討論未盡安國雖以伏生之書考
古文不能復以古文之書訂今文是以古文多平易
今文多艱澀今文雖立學官而大小夏侯歐陽又各
不同古文竟漢世不列學官後漢劉陶獨推今文三
家與古文異同是正文字七百餘字號曰中文尚書

不幸而不傳於世至東晉而古文孔傳始出至肅梁
而始備唐貞觀憲屏諸家獨立孔傳且命孔穎達諸
儒為之疏夫古文比今文固多且正但其出最後經
師私相傳授其間豈無傳述傳會所以大序不韜西
京而謂出安國小序事意多謬經文而上誣孔子朱
子傳註諸經略備獨書未及嘗別出小序辨正疑誤
指其要領以授蔡氏而為集傳諸說至此有所折衷
矣而書成於朱子既沒之後門人語錄未萃之前猶
或不無遺漏散失之憾子茲表註之作雖為疎略苟
得其綱要無所疑礙則其精詳之經固在夫自得之
者何如耳小戴禮樂記第十九鄭玄目錄云漢武帝
時河間獻王與諸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云樂書者

以作樂記事又云樂記者以其記樂之義於別錄屬樂記蓋十一篇：雖合而略有分焉唐孔氏正義則謂劉向校書得樂記二十三篇今樂記斷取十一篇餘有十二篇名猶在而記無所錄矣正義直以樂本樂論樂施樂言樂禮樂情樂化樂象宥年實師乙魏文侯分十一篇而每篇之中又各自為章摠之凡三十四章先生獨有疑焉因為之反覆玩繹優游涵泳則見其所謂十一篇者節目明整瞭然可考而正義所分猶為未盡於是一如段畫而旨義顯白無復可疑此學者所以責於平心觀理及其理融見卓則雖跨越宇宙而與聖賢共講亦不過是而已也司馬文正之作資治通鑑取法春秋繫年著代秘書丞劉恕

作外紀以記前事顧其志不本於經而信百家之說是非既謬於聖人不足傳信而自帝堯以前不經夫子之所定固野而難質天子因魯史以作春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晉周平王之四十九年也王朝列國之事非有玉帛之使則魯史不得而書聖人筆削亦何由而見况左氏所記或闕或誣凡若此類皆不得以辟經為辭乃用邵氏皇極經世曆胡氏皇王大紀之例損益折衷一以尚書為主下及詩禮春秋彙采舊史諸子表年繫事復加訓釋斷自唐堯以下接于資治通鑑勒為一書名曰通鑑前編凡十有八卷舉要二卷既成以授門人許謙曰二帝三王之盛其微言懿行宜後王所當法戰國申韓之術其苛法亂政

亦後王所當戒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以後司馬公
既已論次而春秋以前迄無編年之書則是編固不
可以莫之者也故先生自題其編有曰荀悅漢紀中
鑒之書志在獻替而遭值建安之季王仲淹續經之
作疾病而聞江都之變泣然流涕曰生民厭亂久矣
天其或者將啟堯舜之運而吾不與焉則命也此先
生述作之意而人不與知之嗚呼微哉先生之學以
其絕稟濟之精識得於義理之涵濡而成於踐修之
充闡研窮經義以究窺聖賢心術之微歷有傳註以
服襲儒先識鑒之確無一理不致體驗參伍錯綜所
以約其變無一書不加點勘黃朱墨所以發其凡
平其心易其氣而不為後世之求深鉤其玄探其賾

而不為臆決之無證自其壯歲韜英蓄銳致其人十
已百之功固已深造自得乎優柔厭飲之域迨天晚
暮意篤見疑心和體舒所發昏醉盡所趣皆寬平於
一動作語默之間自無至冒太和之內而無回護掩
覆之弊學之成已蓋若此也先生神爽清竦器宇靜
夷平居淵潛儼恪深自晦藏而內積忠信與物無忤
非意之干自不能近簡直不阿視人猶已久與之居
愈益生敬四方學者承風依止肅襟造請方羣疑塞
胸膠輻糾纏莫能自解而親其矩範聆其語言固各
消亡隱匿軒露如人有疾痲瘵脈製齊適其浮沉滑
瀉之候而中夫攻熨補瀉之宜動悟孳格不俟終日
其或一時扞格而不入則寬以養之徐而制之浸灌

磨礱未嘗無益而錯施之也先生篤於分義先人後
已終始不渝嘗有故人子坐累母子並繫妾官分配
夷隸母子至不相聞先生歎、在抱為之物色經營
倘肯贖歸其子後肯先生終不自言相見勞問而已
而其推以成人者又若此矣文憲王公之學得之文
定何公何公之學得之文肅黃公黃公則文公子朱
子之高第弟子也其授受之淵源粹然一出於正如
御一車以行大達如軌一轡以節衆音和鸞揚鈴聲
律度數昭合潛通無弗同者蓋先生始獲進拜文憲
而遂從登文定之門二先生鄉丈人行皆自以為得
之、晚而深啟密證左引右掖期底于道雖孫明復
之於石守道胡翼之、於徐仲車不是過也然文定

之所示曰省察克治文憲之所示曰涵養克拓語雖
甚簡而先生服之終身常若有所未盡焉者先生家
故貧中歲依二先生以為之重而患難之扶持死喪
之救恤二先生不遺餘力焉文定卒於咸淳戊辰先
生謂文定當世巨人治喪之禮四方之所視儀當厚
無薄則考按禮制而為之議曰為師服者弔服加麻
心喪三年古之制也布襪俗服也今之服總功以上
者皆用之生絹鈎領之衫俗服也今之服總麻者亦
用之服今總麻之服是不得全喪父無服之重也疑
衰古士之弔服也其服止矣白布深衣古庶人之弔
服也其制今猶有存然古之士今之官也今之士其
未仕者古之庶人也宜用古庶人之服而以深衣為

弔服昔者朱子之喪門人用細麻深衣而布緣矣然
凡布皆麻古以三十升麻為麻冕之布以十五升麻
為深衣之布深衣之麻自司馬公子朱子皆云用極
細布為之則深衣之布用紵代麻久矣其緣則孤子
純以素是喪父既除之服也孔門喪天子若喪父而
無服則以喪父除服之服為若喪父無服之服其純
用素可也其冠則庶人之弔素委貌失其制矣以白
巾代之而如經於冠可也加麻之經總服之經也今
用細麻而小可也加麻之帶總服之帶也今用細紵
可也所謂疑衰者擬於衰者也文憲方與治喪者首
專用之而先生因亦有考於深衣之制為之外傳文
若干言焉六年而文憲沒先生相其家以治其喪率

其門人制服如初鄉人始知師弟子之義繫於常倫
不可闕也先生於紹定壬辰三月丁酉而卒於大
德癸卯三月壬辰得年七十二娶徐氏子男三長穎
次穎次頌有志於學早卒先生中年築居仁山之
下文定為書其高曰仁山書堂學者不敢字之稱仁
山先生先生又別自號次農其說以為農田百畝上
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
食五人凡五等百畝均也而地有肥磽力有強弱子
力貧體的不能為上農之事庶幾其次不能為庶
幾其中不能為中次亦可矣故命曰次農先生
卒後三年其歲丙午九月甲申即葬仁山後隴所註
書有高書表註大學疏義指義論孟集註考證通鑑

前編合若干卷傳學者雜詩文又若干卷藏于家而
曰昨非存彙者弱冠以後四十以前之作也曰仁山
新彙者辛未至乙亥之作也曰仁山亂彙者丙子以
後之作曰仁山噫彙者壬辰以後之作其自題曰自
丙子之難而生前之望缺自壬辰哭子之感而身後
之望孤曰亂曰噫所以志也初文定確守師傳參訂
訓義於易大傳本義故蒙大學中庸章句論孟集註
太極圖通書西銘之外凡文公語錄文集諸書商確
考訂之所及取其已定之論精切之語彙叙而類次
之名為發揮已與諸書並傳於世矣而若文公成公
所輯周程張子之微言曰近思錄者宜為宋之一經
而顧未有為之解者亦隨文箋義為近思錄發揮未

詮定而文定歿乃與同門之友汪蒙俞卓續抄校正
篇次先後一仍文定之舊且為製序而屬之文定之
孫宗玉先生歿時凡所註書僅一脫彙而未及有所
正定故悉以授許謙允能遵稟遺志益加釀校今
皆刻板以傳元統二年里後學吳師道移書學官請
祠州學而即亦列祀先生配食於何王二夫子矣自
聖學不明羣儒雕鏤組織分裂破碎千五百年而周
程張邵五夫子重徽繼照六經之道煥然復明於天
下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所以載道立教之言
人極賴以扶持人心賴以開濟者千萬世如一日也
然而宇宙之間光風麗日之時不多於風雨晦冥之
變適龍麟鳳之蓄不多於鴟鴞蛇虺之群章明開拓

之未幾而盡壞剝蝕之隨至人心世變其相為闔闢
於茫昧不可致詰之中者君子常視之以為學術消
長之候通南之學肇於龜山楊氏而豫章羅氏延平
李氏實繼起而蔡承之天之生賢固不數然也文
公先生子朱子屬當道統絕續之運而身任斯道不
傳之緒凡聖經賢傳之出於分崩離析之餘者既悉
刪之正之以還統體之全而傳註訓釋之混於得失
純駁之間者又悉披之摘之以成宰制之公提綱挈
領別類離倫其學始於精攬潛思終於真精力踐行
著習察之幾即致知力行之具灑掃應對之粗即精
義入神之妙世之所謂空言無實而足以欺世盜名
者非學也當時及門之士無慮什百而文肅黃公獨

得其傳顧氏之無所不悅曾子之一以貫之有自來
哉文定何公早嘗師事黃公與閻真實刻苦之訓而
文憲王公則又得之何公者也何王二氏生同里同
志於道同時易名有司以謂何公之清介純實似尹
和靖王公之高明剛正似謝上蔡時稱知言而先生
則自其盛年親承二氏之教以克之於己者也盤溪
之步趨巖寒之講切盤溪文定所居
歲莫文憲堂名立志持志之訓
謨嚆濟道腴而游泳聖涯其所資者深所造者遠矣
雖進不得為諸葛孔明之起赴事會而崔州平徐元
直之知為偉人者不失也退猶得為陶元亮之任運
歸盡而其所賴為導仲連張子房者尚傲然而不誣
也單瓢樂道吾書忘老吳華之敷道芳澤之流滋豈

不足以表儒行之卓繫師肯之重哉一世之短千載
之長以比較彼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矣方何王
二氏之鳴道於藝也有通齋先生葉公諱由唐者年
輩差先於先生而又憲蓋嘗引以為友學尤達於經
亦不遇以死文定之行文憲狀之文憲之行通齋誌
之則天先生之學之行紀載而鋪張之將莫屬哉曾
曾卑弱蚤歲因緣父友幸膏兩掃師門而少長屢遭
豕難為貧游仕有志弗彊不得終承先生之教以卒
弟子之業罪也何言許諫益之年長於曾而肩與之
友先生之有望於諫與諫之足以承先生之知曾則
數反之矣備官京師每貽書趣就編簡而諫亦未嘗
不以是事為己責也今諫不可作矣實誠後死竊將

以是自勉而謙之子元乃以先生之子類之請竭蹶
來山中屬筆於曾：雖不敢誼不容辭於是即其家
求其文闡於出處之大要者而叙次之併追擊昔所
逮聞為行狀一通錄以遺類使白於先生之墓而且
以告後之學者惟先生：而遭時不淑老而幸際
真元之會曾不得一試而遂以沒身它日汗青有紀
傳之儒林傳之獨行唯太史氏之所簡擇是則曾所
以區：傳信之意云耳謹狀門人前太常博士柳貫
狀

元故追封從仕郎温州路樂清縣尹黃公行
狀

曾祖伯信宋故迪功郎景暉朝散郎

祖夢炎宋故朝請大夫致仕
父塈宋故承節郎

公諱鑄字希顏娶之義烏人姓黃氏黃維吾娶望宗
雖豫章雙井之黃亦由之以徙義烏黃氏家譜有昉
者復自豫章歸居浦江於太史公庭堅為諸父行子
景珪生琳娶靖康東都留守忠簡宗公女弟始又自
浦江徙居義烏生子諱中輔字槐卿號細高居士殖
學厲行嘗出遊行都題樂府辭太平樓上秦檜怒其
議已將捕寘于法而居士既潛歸晚以轉運使上其
行義當得官未命而卒塈工部郎官喻公良能載其
凡行于碑詳焉居士生子諱紹祖紹祖生子諱伯信
景贈朝散郎伯信娶忠簡四世諸孫女封安人生朝

請公諱夢炎起家淳祐庚戌進士為朝散大夫行太
常丞兼樞密院編修官兼權左曹郎官以朝請大夫
致仕先配陳氏景封宜人次配方氏生承節府君諱
塈用進納恩請承節郎少以疾廢娶徐氏徐氏奉
議郎兩淮宣撫大使司幹辦公事彬之女初朝請公
之好適從事郎昭慶軍節度掌書記王公困金有女
歸吳興丁氏而儒林郎兩浙西路提舉常平茶鹽司
幹辦公事諱應復其壻也於是丁氏屢有子矣朝請
公即命以其第四子後製其名曰鑄而視之蓋朝請
公與王公同為宗氏甥而丁氏婦又黃之自出雖以
異姓為後亦庶幾以義起禮者哉朝請公既老公始
來後年十六而朝請公歿抗承節府君疾不能執喪

公扶掖行涉濤江歸卜瑩域反壤而樹既虞而祭人謂其知所慎重如是則可以承其宗振其家矣已而江南內附官府新立州境屢騷故家巨室困於征求之促數而偏於寇盜之侵凌倘肯破產易若轉掌公於其間獨能用素行智隨物順成不澳愆以合汙不崖異以絕俗雖黠胥大駟亦思不加侮賴是以卒全門戶無陸其先然性本夷曠過人無貴賤皆樂為之傾晝賓客之至其鄉者款門求交則授館延想倒壺命飲晝其歡欣往來別去漫不相聞後再見之亦莫能記者為何人也公始學治經後從鄉先生更習詞賦不區：求解于道德性命之說而其制行自與之合中年上下世變得且與哀理亂之故於諸史志傳

中緇緝微言披發大義獨深會于心而未嘗屑：為人言之作字端方尤工篆籀曰此吾心之範防也平生無厚嗜衣取充禮食取充口居常怡：自得家人不見憂懼之容至其與鄰翁野老酣嬉淋漓有晉士之達而無楚人之怨以此終其身之死而不亂亦足以觀其所養之全矣昔朝請公以壽祿官中行正郎公將仕即未赴銓而易代餘五十年為泰定四年始以子貴封從仕郎温州路樂清縣尹身服銀緋優遊仕祿之外又五年得壽七十有五而終公生於寶祐丁巳三月二十七日而卒於至順辛未八月十六日公娶童氏承信即監嘉興府鮑郎鹽場伯永女今封

直人生子男五長潘應奉翰林文字儒林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次濤次淇其二人曰浩出後劉氏姑之子太學內舍生應龜更其名曰滋即後公從弟澗滋所後父家蓋落其所以奉公上承膏祭者公一資之女三人長適賓師夔先二十年卒次適劉咸劉拱辰孫男六人擣摠梓

女二人其一適

陳克讓其一未行曾孫男一尚幼潘登延祐丙科至順二年由諸暨州判官滿秩召入詞林其是扈從北鄙秋還及冬十二月望訃至京潘即日解所居官匍匐奔歸以卒之明年十月十三日葬縣北崇德鄉三釜山之原在秦孝子顏烏墓北五里而其南一里則朝敬公三世大墓也方潘歸擇藏域相墓者曰維此

為宜而其地則故屬之公子出後劉氏者矣劉氏子昂遂奉之以窆凡具塋號仍窆穴徵工備興備鍾其費一出於潘而不以諉諸其弟潘有祿食故也丁氏世家吳興之安吉儒林府君之祖諱暄卒官中大夫太府少卿摠領淮東軍馬錢糧父諱伯虎卒官朝散郎淮東制置大使司幹辦公事二公慶元丙辰嘉定癸未進士也儒林府君初筮主南陵簿故公生南陵廨舍兵後丁氏家廢公往奉儒林府君及其兄將仕郎仁東來為嫁其稚妹而考養府君與將仕終其身春秋家祭則別為位以祀丁氏之世曰吾以一身為二姓祭主禮固如是也吾子孫其謹識之某少辱公之知遂得與潘定交文字間而皆坎壈不偶於時及

潘取世科某亦濫巾仕版抗走南北垂二十年歸見公而公方以耆俊為州里一鑑乃不意夫大耋之嗟已遽及之去年夏某游浙右潘以書追遺於吳門告公葬期意將俾某述公之世出行治以告于世之立言君子取文以表其隧訐焉而未及為今既復土矣其奚以辭故件而繫之如右亦用其所知者酬焉之美也謹狀

祭文

焚黃祭文

維至治三年歲次癸亥七月辛卯朔甲子將仕郎國子博士曾謹因使人南歸令男直具家饌之奠昭告先考高郵縣令贈承事郎府君之靈曰曾德薄能鮮

實不肖似偶承家慶忝有位序于

朝乃至治元年秋由國子助教進博士三年春

皇上推恩臣下以及其先始載定褒卹之典而曾品

在第七於格得贈封父母妻其四月

命下遂贈先考承事郎先妣宜人而新婦盛氏

亦封宜人惟吾父登登科級甫從臆仕而屬當易

代卷道閒居蓋栖遲偃息餘二十年不幸不至上壽

以終積仁累行生既不享其隆沒猶推其餘以施及

于曾所以踴被

寵章延昭來裔者若水有源而不有本也摩於官守

未能引去謹錄副本令男直展奠墓下焚燎以告

靈其不昧服此

異數謹告

先泗州墓焚黃祝文

昔幼而多艱長始知學因緣齒士亦冒登朝比由太
常博士出提舉江西學校躋秩五品於格得贈封父
母妻既立官則以其名列上亡幾命下先考承
事府君加贈奉訓大夫淮安路泗州知州飛騎尉浦
江縣男先妣宜人加封浦江縣君恩澤之光照映
門祚嗣貴何人克遂緣茲是皆吾父吾母風脩
全德不享其隆留以遺骨故得幸遭休洽之世蒙被
孝治之福重封疊寵首及泉壤豈惟胷膺之華抑昭
積累之厚今以善代挈家東歸茶捧命書爰奠
墓下并奉錄黃一通章服一襲焚燎以告魂兮不昧

服此褒嘉

祭亡室浦江縣君盛氏文

昔我祖姑作嫡令族既壽而儀亦正以續因是有連
猶裳綴幅先六十年亂離刺促我泗州公弗堪荼毒
往依姑氏適于空谷遂與君家裾聯袂屬時君方髫
髻其在日我母曰嗚請婚予欲問年斯同不疑何卜
納未未幾母孀就木逮成配偶生理日蹙跋前疐後
左張右觸歸無華簪飯止脫粟賴君安之同憂共辱
風雨飄搖一燈夜屋顧影誰憐君續我請艱難困苦
覲沾寸祿隨牒漂流川航途數留撫諸兒書瘁鞠育
微君自力雖鮑單履我無他長研味筆牘因緣齒士
授等工祝再命登朝游改章服中從外補出長閒局

載君偕往章江之曲官食雖薄亦有梁肉肴弄三孫
嬉戲相逐時節伸眉笑言謾：小君之封寵數華綬
自君得之如藝斯熟履泰由約藏昭於伏神理在茲
闇者莫燭滿扶來歸因投倦足易著幽自詩歌邁軸
期與君同料理松菊居幾衰晚各保胡福天既厚之
又奪之速俾君不遐由我罪酷晚集孤憑宵齋獨宿
孰視我相孰調我餽夢啼成魘淚清衽褥人生如電
曾不轉瞬盛衰相尋何有羸縮翳：夕陰降：朝旭
完觀其終種不及程君以艱生之死不墮歛有棺衾
藏有齋菜兒雖未立尚祭昭穆歸全之義君則何忍
惟是貧家動若濕束六易暑霜僅終埋玉茲卜新阡
荆山之麓奉君就窆車已載輓宰修在筵別君一哭

俟我同穴斯言可復

祭孫柩文

維至順三年歲次壬申五月己巳朔越十又一日己
卯阿翁與汝阿爹阿妣以家饌祭于中殤童子阿柩
之鬼曰嗚呼汝果何為生也又果何為而死也汝性
非警敏而知務學為家法習不佻輕而知順親為大
行其言動嘖笑適有類於吾而吾之所以愛汝異他
兒者以汝為可託以嗣也去冬之十一月汝祖母死
汝通病作既月乃止：而面日手足猶覺虛浮醫言
濕熱在肝搏血所致法當進涼劑用其方服餌倏進
倏退迄今春暮兩脚腕拘攣肺氣逆：再更醫而證
日以加氣日以微雖藥食交進未輟而忽奄然逝矣

吾蓋莫曉其故也吾幸以文儒忝有位序而家學之
重顧後無繼大懼不能下見祖父居間二年見
汝誦書習字稍悅可吾意詩書之脉藉汝以不
絕而疾病侵凌方長遽折使吾衰莫之年重罹此變
安得不惕然而驚盡然以悲也豈吾行自神明而貽
禍於汝耶抑汝之父母不當得汝為子而反以關汝
之生即棺殮既周三日而葬于高亢之地汝生于外
家而吾世家于此汝之魂氣無不之其體魄尚歸安
此土也一祭而訣老淚潸然忽不知吾肝腸之如割
也尚饗

立祠植碑後祭方先生文

至順元年歲次庚午久十又一月丁丑朔十又六日

壬辰門人柳貫曾奉仙華處士方先生之主寓祠于
其藏所之北化城僧舍并樹碣墓之碑乃以牲酒之
奠為文告之曰嗟通寔之在人而道固不為之磷淄
苟其行之弗信則有言焉其度幾出於心而宣于口
其最精者為文辭徵於辭則有險有易得於氣則有
醇有醜若其賦物而寫景悼屈而傷離動乎性情之
正而要之禮義之歸開闔變化莫神於詩雖古人其
既遠尚述作之昭垂始先生之播學將啟秀而揚菲
駕方騁而遂蹶俯初服而去之以雲月為戶牖以泉
石為弦索悲天末之回風折瑤草其遺誰攬物垂於
篇詠不啻夫篆組繡而雉瓊璣惟游興之飄：匪山
嶺則水涯蓋晚交吳謝之二子深有志於龍雲上下

之相隨夫何麗澤之益已含宿草之悽於是酌飛泉於中嶼之東送夕陽於治城之西灑銅仙之清淚瞻釣潮之風荷舉匏搏而徑醉掃苔壁而留題或登高伉慨或弔古嗟咨或躊躇而徙倚問奇長興道黎故其卷軸之隨身無非殘山剩水之揮茲鄉閭之一鑑雖年耆而未衰颺風歛其夕興駟玉軌而駭雲螭卜吉土於陽岡奄十霜其若馳迺捐德而振華豈承學之敢私緝衆美而為銘亦既琢于卷石之碑重斯託於僧廬并陳主而寓祠在古人有祭社之義曰以示高山仰止之思雖所用之非據幸松楸之堪依邈仙華寶掌之間有先生之復褻緬風晨與月夕魂彷彿其來娛予意夫斯文之英豈終掩于壘裡不揚于列

星則蒸為菌芝眇方來之未涯庶不朽其如斯荀夙親矩矱竊仰光儀悲慕酬於樹劍淚徒沾於主衣爰因為位之初併矢心以為薦卮來假來寧靈其有知高饗

祭許益之文

維至元四年歲次戊寅春正月丙申朔越七日壬寅近故白雲先生許允益之大葬有期先一日辛丑友第柳貫馳詣几筵薄陳香幣之奠備之以文曰朱子之學上窺聖賢心術之微中啟儒先機筭之秘措經誦傳而通闡於有言即事觀理而學本於自治凡精思密察之功所以為真稽實踐之地雖宜搏於衡人

人得拖滿而霑醉然尊聞行知則惟鰲峰獨得其至

蓋一傳而經北山之疏別濬濤義益精而辭益不費
延年德等差而得之魯齋其前承後引是亦建安之
翁季所謂真實刻苦之訓嘗何嘗判知行而二致方
性言之不踰而撫堂船山之猶未瘁非徒耳受而面
承更益道講而序雖茲寒泉一勺之多下注雙溪但
見其可酌而可厲以仁巖之達識而遊於二老之間
其傳緒之真固的然歸之王氏之世緬鄉學之重光
山為暉而川為媚奈何聖蘊之宗遂壓戎馬之氣元
時弱正展也立志士之從師猶女之從人必先介而
後贊方登門請事之初已得其人於進趨旋視之際
曰微是子之精凝其何以當任重通遠之寄會先生
起從祠壑之特招而承顏接辭之素願因得不踰跬

而自遂人十其功而已則百之學必至於克類而為
知書畫靡以加食夜蒸薪而照字披據典墳未摘訓
傳務為高深宏遠而不墜於習俗之奢翳苟蹈道之
弗頤亦皇卹乎空之空而躬之悴於是推其緒餘以
私淑諸人而戶外之履翻其來萃善待問如撞鐘叩
有小大而其鳴聲則隨以異虛而往實而歸無不厭
滿其心意故周旋動作之形常足以觀端槩正獲之
所自昔者安定之徒亦惟於此百得而足以振聳群
睨然而病寄蓬蒿環堵之居名在方嶽大臣之議或
飛剡而上公車或顧廬而勒枉轡乃魏野之莫回豈
朱雲之可更望駒谷之道遙祇以興尊德樂道者之
一喟瞻金華之古壩炳哲民之道懿當成公義立於

東而雲谷有朱衡麓有張若養賢之大鼎聯附而參
時彼一時雖號於專門而究其樂本同出蒼章之一
吹墮言艾之論亡變風作而雅廢庠校至於喪儀射
鄉為之失位其言偽而辨者又不過沾沾高口之窮
截禍心之刺兄于斯時獨能矯輕警惰屹鄉社之
長城表斯文之微幟以其服之於身者備之家既興
於孝而起於弟非元方之難為兄則吾季方之德之
誠或其有二考大行已者然何致遠之恐泥百年七
十而疾病半之方托餘生於液齊胡為莫盪之夢遽
掩泣麟之袂駭蒼叟之拍間嗟善人之無類雖諸生
越有心喪而弔服加麻禮適從於義制用循踰月之
期勉就因山之窳孟子謂所性報於心其施之四體

者皆生色之盡眸莊周謂嗜欲深者其天機淺循而
致之未免行名而失已然則理義之悅天爵之貴兄
既優得之宜乎入此而出彼若藉造物界予之隆則
有子承宗有書在笥皆足以施澤於方來而為傳序
不朽之計贊幸甚同門夙承末契自童習而白紛曾
靡忘於元事雖蒙霧有行潛獲沾於微潤而鞭笞並
發難進希於逸驥中從官以漂流偶叨塵於班縱兄
未嘗不為之喜動于中適郵緘而藉慰以兄念我之
深固將脫略涯分引以自比而我之望兄實若炳燭
之鄰竊餘光之衣被迨倦翮之返栖相德儀之近只
而龐公稀入於郡城鑿齒有時而一詣引短綆以汲
深操鉛刀而就礪庶暮景之桑榆不胥為小人之歸

而君子之棄若先駕之推輪寧後乘之無階繼今以
往孰能我愚孰撤我蔽恐予籍湜之莫保其終以
自負韓門之深媿幸工倕之道則誠底法而未墜臨
窆紉以泄哀夫余詞以為誅諒精爽之如存尚炯然
而監視尚饗

祭袁侍講文

維至元五年歲次己卯冬十月丙戌朔越四日己丑
友生文林郎前江西等處儒學提舉東陽柳貫謹以
炙雞絮酒之奠致祭于友故翰林侍講修史清容先
生文清袁公墓下嗚呼哀哉士不虛生學當論世道
泰時亨豈人自致要其所遭有利不利或乘輕軒安
行萬里或取康莊出門車弊當可之時際可之仕有

後有先何適非義昔公盛年蘊靈自智能和家庭如
酌取醴執業師門如琢就器及其仁熟不緝而藝一
奮其飛進儀禁遂廿年二人遂享

帝制詞體深醇載振其靡于時班行相簡易視國老
丞疑廷紳即吏割裁政典牽引經旨有考有詢必究
必詣史策編摩翰墨游戲燕許常揚譽無虛美
宸眷褒賚付以史事剪剔繁蕪斟酌義例衆方指日
適觀成製適奉

命書還告祖禩燿既修澗樂樂只東第角巾北門
綾被何取之康不視其履矜悴之悲竊傷吾類自公
已而世議日詭孰雅而吐孰恭而祀亦既十年浸乖
往軌休否乎屯吾何望矣昔晉踰冠承公教指履澤

堂筵句章客寄親仁觀德賴發蒙鄙繼踵登朝幸聯
班尾月夕風晨傾壺寘簋進之席間引以自比洵佐
成均公尤助喜乃俾介嗣親子講肄子何能淑以承
公意漠北揚鑣燕南掛轡談笑交欣謳吟忘寐謂吾
與爾後死則謀弔哭違時子心愧耻來拜塋門不見
嗣子公神在天公言在耳難掣雖微有淚如水嗚呼
哀哉尚饗

誄

馬景莊誄 并序

新定故城千峰遺榭有大雅君子曰容堂先生馬君
質不去華通不易介節孝之風刑于其家而儀于其
鄉當是時守牧之賢若方公回郵公君疇阮公麟翁

往：高先生之行而以處士之禮：之章逢者流蓋
倚之以為望者餘二十年予幸嘗介其二子解屣升
堂拜先生於席前退而從二子遊如習射鄒嶧之郊
奉身工祝之位禮讓興行非一日致然也伯子景莊
叔子景仁齒皆長於子故予得以兄事之而其伯叔
友悌特隆景仁出接四方賓客入自力於學景莊佐
先生經紀家事囊橐細碎有條有理閒亦從吾徒遊
行上下窮幽極深又若不縻於世故而趨立塵埃事
物之表者也景莊未三十時即嘗察廉舉孝以其名
上之外中書為署丹陽書院山長以不樂違去親側
棄不就其後部使者屢薦起之辭益力因得朝夕在
右視時涼燠調適皆甘致其養以承其歡昔予過先

生見景莊容色不盛訊其故知母天人病數日景莊
眊：懇誠聘醫製劑必審必諦又數日母良愈則復
出聯尊俎如常時其孝愛殆天性也予後客京師聞
景仁教授桐川乞告歸省未及家卒而先生春秋高
若無以自寧其志者景莊恩情輟泣開折至理先生
雖強為寬抑而思子之悲終是：在懷閱三年：八
十五亦卒然景莊氣完而貌厚養深而守固予意其
將平格老耆無疑也泰定三年予補外南還則聞景
莊以前三年甲子之十月十九日死矣年六十一耳
盛強者或不能以必壽而衰羸者乃更以自全是豈
理之固然耶景莊諱元椿娶曾氏子男三泰之申之
翼之泰之為武昌路儒學教授孫男六說說詡誌詮

諧孫女四曾孫男女各一馬氏本出扶風而自徙常
睦族望尤著宋兵部侍郎諱大受生通判漳州軍州
諱者：生迪切即諱友諒友諒生容堂先生諱洪迪
功於景莊為大父矣初兵部弟禮部尚書諱大同與
徽文公仕同朝以政學相引重而迪功復沿世舊往
受業文公高第弟子黃文肅公之門當文肅修定禮
書時親承講貫問學淵源有自來哉惟其識天大者
遠者之不可以一二紊故能以富貴盡其心科舉
累其志蓋至子先生再世而禮之教行于其家者繁
然矣則若景莊之不爽其承以自淑其身又可不謂
之能子哉世之人常知按學問以求君子而不知君
子之盛有出於學問之外扣觀其所受而可知耳泰

之將奉景莊之喪葬匪湖先登之次馳書告曰與我
先人遊今而在者非子其誰子可不為之一言乎子
既重茲交誼乃濡涕為詞西向以誄于其神焉誄曰
溪萬石君以孝謹稱由奮聞之而建是承冒用承茲
其究不矜簡易維行進止維恒有服于躬匪學以能
僮御訢循規蹈繩使暢其風大猷可升東睦之墟
小阜大陵發祥于人美輯粹凝馬氏儒門世德蒸
匪前孰引匪後孰憑作之述之其信日增方時淪汙
禮壞樂崩維克思誠仁讓迴興其興伊何一家閔曾
有大斯立諸細冒懲叙于足形以免鏡、有封斧堂
有薦藪胥惟君子世累善如登相其家書刻在蘭綰
厥猷載之訓于來仍我昔交君謂我其朋君今已矣

撫棺莫應矢辭作誄匪說之勝百年飄風變滅相乘
斯文在焉其尚足徵

故

賀李彥方除廣東廉使啟

伏審自淮易節踰嶺建臺瞻履上星辰久復承明之
入衣繡立霄漢重焯直指之將雖云歷級而升固亦
選賢而授蓋臺憲為立民之司命而嶺嶠制蠻服之
扼喉唯不盡乎方伯連帥之蕃宣乃申寄夫祥刑使
者之按舉持戟失伍果豈無其人哉求牧與芻必有
任是責者雖時猩嗥而鼯嘯不過蟻聚而蜂屯何煩
屈致於兵符正可完觀於民瘼誰言潢池弄兵之亦
子未易草菽我謂周原攬轡之皇華居然成化暨勞

按部即奏安邊恭惟其官比義具良史之才主靜存
仁者之用謀主斷國是養其氣於至剛立教正人心
納斯民於東善自試金鑿之初步共窺繡線之奇胸
撥藻立供奉班遲々漏點籌筆登御史府烈々霜威
更膏太學之薰鹽緒正曲臺之禮樂將編儀於朝著
適寓直於寶儲奎閣然蔡引中天太微而上樓船下
欽秉北風爽氣而來凡而閩區越徼之所經詭若張
綱范滂之再見吟耐芍藥瓊花之句需題扶胥黃木
之碑鷄鷓之集魯門何至用諸侯之饗蚌蛤之還合
浦祇以形康士之歌酌泉而我自不會問俗而民交
相慶許見在蒲之聚胥為袷襖之歸昔周茂叔之始
治是官訊獄每先於洗滌乃呂獻可之荐更外服愛

君深繫於隱憂此皆名世之真儒亦越爽邦之哲匠
是本之豐者未必遂而積之厚者用必周人惟舊而
非新瀛洲有真學士道將廢而有命龍斷彼賤丈夫
顧勒成巨唐一代之經必敷求司馬二正之策矧
明詔方勤於修纂而前閭尤務於蒐羅作世采章須
公筆削其為寮學者受服民編重末契而下交竊餘
光以自耀鷁舟泝淞有避經從豹隱在山靡皇賓餓
俸指鴛行之薦傾心燕賀之私惟不廢於絨膝因併
承於復餼梅華玉節諭曙蜀使之躔茅屋石田甘老
杜陵之曲有懷歸倚莫罄言宣

賀張希孟除禮部尚書啟

伏審甄寵彤廷陞華紫橐郎官上右方參宥密之謀